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象山集卷二十至二十四

給事中臣查善長覆勘

武英殿纂修中書臣彭元玩

象山集卷二十

宋　陸九淵　撰

雜著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産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敝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

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貴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葢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予予未之前識也贄予以文予視其貌温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産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甕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絶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學之不偶恥甘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

於予予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趨鄉大槩麗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邪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予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予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貲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塗者何如邪毛君甚然

予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夫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閒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

于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至于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裒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次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于書傳令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况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曾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

停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于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愠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迓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出處若此其賦者臧氏子實為之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

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于何君矣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輙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審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于進取如此予謂此未足為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于民未嘗不

盡意為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為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為彭君言也予與彭君同為江西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尚有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為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歉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于此而不肯自安于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于彭君者也于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為説然而卒為異端而畔于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于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功勤於此甚力于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閒抱五常之性為庶類之最靈者汩其靈

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為人子盡子道為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飢甘食渴甘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閒雅與和氣浹洽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邪至其考訂偏傍參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茍也自謂少

所賞識及觀其所得潛菴詩則蓋有識之者又問其得官獲罪本末異哉其言之也予于是所感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予所叩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將東上予未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為病祗以為益不得其實而蔽于

其末則非以為益祇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懐

子弟之于家士大夫之于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至為蠹害懐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

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役也過予予于
是有感因書以贈

二

隆冬盛寒氷霜嚴厲民之病涉戚于榜掠上能擇吏吏
能陳力則徒杠輿梁可以覲政玆事之不論久矣楊林
溪者貴溪之要津他日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以允懷
勤誠使爲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予嘗因其所
爲有所感矣今于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牴牾乃獨業相人之術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疇昔之顛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聖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直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畧于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

之貴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闗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為餓夫仲尼羈旅絕糧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顏冉夭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于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闒茸委瑣周比以致尊顯貿君之責狐民之望懷禄躭寵惡直醜正尸肆讒慝閱蒙爵謚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禀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盛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畧

于知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于五行書誠有所不觧生盍為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令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為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

天之所與我者也彼其險詖頗側悉精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亦天之所與我者乎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而未及于此予旣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盍兼爲我言之

贈黃舜咨

陳正已以書薦黃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譽其命術吾嘗聞當世鉅公言命予答之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

言小命耳此其說出于蒙莊予因歎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如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于令尤盛予又聞近時府第呼名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人旁午于道者舜咨術既精何為不蕲之于彼陳廣文非忠于黄舜咨者也

贈汪彦常

番陽汪君彦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憙吾觀汪君精神有不宜止于是者後日過我

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晉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為充是心而已紹熈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為福唐陳緡晉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

徒宿吾方丈日向羣山得無愧于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壞于其道然至于有棄日有遺力與末知其方而不能問于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㝵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為善為公心之正也為惡為私心之邪也為善為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為惡為私則有乖爭陵犯

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爭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病之乃有肯出心力損貲財辛勤而為之者此真為善為公而出于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將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乖爭陵犯之事息履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舉

清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為禮甚恭而挾地理

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温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比來又以啓事見予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從事場屋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以為生又出謝中丞詩詩得謨舉素懷既別求予言因叢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醺口陸堯臣唐卿令從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脉也吾于小方脉雖甞學之而

不能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浮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惟醫哉因其求言遂書以勉之

贈疎山益侍者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順之入龍底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于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于三日之朝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

職後世星翁歴官爲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予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予家四日之夕發予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踈山與同行盱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于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歴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其業爲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

益侍者出此紙求予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予于是得所托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翁書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為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象泉守陸某書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塡于亢著雍涒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凉閒雲未歸悠然垂隂黍粒登場稻花盈疇菽粟粲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漬藍鷺翹鳧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𧂭呈黄金橙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行至其尋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為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顔皓髯語高領深少者整襟

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予亦不知夫小大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櫄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于左方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予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予朝餮許昌朝胡無相與馬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秉興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堂翠雲五題始于王文公父子六詠增于吾家庸齋

椶山二兄之遊乃令始得親目昔年嘗東遊㑹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于龍虎之上遊啓半山磜潭風練飛雪氷薫梔子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兕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竒可謂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㦯冬水泉既縮又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竒事㦯㑹長少為善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㑹

者姓字俱列于後董子書名象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闉後生學子來從予遊者日以益衆予與之道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舉無異辭予于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閒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待函丈乃始自覺背若負芒願賜更之予

于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與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于物而後瑜者瑕令子既覺之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梏豈遂能盡免于瑕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為元瑜也故曰忠甫予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説予留踰月而後東還吾廬朱子又箋書旅于吾廬之傍以求

講益秋七月朔歸覲其親始書以遺之

二張名字說

番昜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梘卿冠之日宜告賓字以清父曰樾卿字以宏父暑風之清莫如梘字梘卿曰清父取清暑也夏日之蔭莫如樾字樾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澣予方有行役因以是祝云

格矯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磨研考索以求其至耳學

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未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辨所當察者此也强哉矯古註以為矯亦强貌甚當若以為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强也故曰强哉矯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𪚥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

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令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木朱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相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為大歷元年然大歷改號在長至日是永

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己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紀後永泰百餘年兩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令曰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令曰押衙者豈幾是與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

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則固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偽也其地則曰丞鄴宅西靣東坑徽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聖井水流出為石坑謂之君坑實析徽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刋諸石求予為跋予觀唐於今為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

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為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甲辰春初為獻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為誠信侯杵臼為忠智侯擢處厚將作監丞徽廟朝又封韓厥為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倚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

謚四字嬰為忠勇誠信侯杵臼為通勇忠智侯厥為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于元真觀二十二年臣寮上言廟在委巷中湫隘卑陋郡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虔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升公為中祠於是嬰封為强濟公杵臼為英畧公厥為啓佑公徙廟于青蓮寺側秩于祀典掌于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兎罝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者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當令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役服之

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
耕田為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
鄧居遠告予以有行予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象山集卷二十

象山集卷二十一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為卦上離以六五

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于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為羡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

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于非禮弗履優為之矣此顔子請事斯語時也

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于積安之後也

易説 為張權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為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

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為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為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自為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裏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

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坎陽理而陰表水形柔弱益陰表也然本生于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益陽表也然本生于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

儒于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 為連叔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偶一奇則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八為坎之象八八四為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為巽之象四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生八卦亦可見

於此

三奇四　爲老陽變　三偶八　爲老陰變　兩偶八

一奇四　爲少陽不變　兩奇四　一偶八　爲少陰不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　六七八九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

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而

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

數至于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

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于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嶽總為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脉皆有胃脉人無胃脉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為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

亦此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為四象即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為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九為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為三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

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三五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為五故五為天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為六故六為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為十日地中數為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為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

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偶則齊數奇則不齊惟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内外有表裏故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

上下左右前後首尾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為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為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為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為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為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奠位縱横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為十三與七為十二與八為十四與六為十則所謂十

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間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為三才日月星為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為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

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為合蓋一與五為六故一六為合二與七為合蓋二與五為七故二七為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為小衍五十為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伍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為四方天以氣運而為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為東西南北四數于是乎見矣然有中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為五故一生水

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論語說

苟至于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遽免過不可以遽免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况于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于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為能備道故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為父盡父道為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忘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道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為以至于全備

物蔽欲汩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殆有時而亡矣弑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于道係乎上之教士之于道由乎巳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為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于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臯陶謨之九德日嚴祗敬六德則可以有邦日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

皆責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茍有一焉即德也一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茍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于一者亦其德也茍能據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據于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

豈皆頽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為常人固不能盡為然亦有為之者聖人之所不為常人固不能皆不為然亦有不為者於其為聖人之所為與不為聖人之所不為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依于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已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于仁而常違乎此而沒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頽然而不仁者耳士志于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于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

能不習者也游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為氣之帥然至于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觧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于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强將詖淫邪遁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

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辨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詖辭蔽而不觧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于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于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遁而為言故曰遁辭故

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楊墨但汎言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楊墨上分孰為詖孰為淫孰為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于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

荀子解蔽篇却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蔽篇便可見當于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皜皜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可復加矣

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可糊塗也

象山集卷二十一

象山集卷二十二

雜著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為之默然是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議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

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棠陽令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為知黯者必信禍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東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内失火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天子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為則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

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渾邪降漢漢發車二千乘從民貰

馬民匿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則爭之渾邪至賈人與

市者坐當死五百人則爭之獘中國以事夷狄芘其葉

而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

人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

以勝為功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獨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然張湯更定律令可斥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為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必曰與胡和親為哉此等皆黄老言誤之也學絶道喪老氏之說盛行于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没于是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没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故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末哉武

帝之所以求勝于黯者乎帝自為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即位既久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為黯請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為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帝聞而名之列于九卿湯敗帝聞黯息息言則抵息罪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

黷之切直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沒有以知黷者未必不愈于後世吹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哉

張釋之謂令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尉爭以為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也令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令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為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獨曰令法如是可乎虞書曰宥過無大周書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過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縣人聞蹕匿橋下久謂乘輿已過而出至于驚馬假令有敗傷亦所謂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爾是固不可殺釋之不能推明此義以驅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此後世所以有任法之獘而三代政刑所從而亡也

雜說

皇極之建彛倫之叙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彛根乎人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逮舜受終而未

有格心乃竄之於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爰有徂
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若不要諸舞干七
旬之後而論于其不恭自賢之日則違應之理殆無證
于此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來遠矣武王纉太王王
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
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於是乎苗頑之于唐虞商頑
之於成周可諉曰寡鄉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悦之楊

墨孟子所闢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顔淵獨為好學其後無疑于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歿而子夏子游子張乃欲强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于其徒曾子不能喻之于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决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决也苗民之未格商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于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復禮彼其私説詖論可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

者也是其所以為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而知其非楊墨而歸于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辨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為之開導則人固未免于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于明而臆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隱顯始卒久近劇易

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辨之有善于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為非反以為懲豈不甚可歎哉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侮慢人之心則有侮慢之容侮慢之色侮慢之言此可以

形迹指者也有有侮慢人之心而偽為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内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于形迹有不著于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

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于其父乃在于責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于王臨川東坡之于伊川先生是也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

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禀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顔曾得其傳以顔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顔子然顔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顔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門有與聖人同者

雖田晦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于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于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大小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辨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

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行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月日行道之大畧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蔽而後可

學不親師友則太玄可使勝易

主于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于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亡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鷄與彘可以辨志蓻猿檻虎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大堅强有力況重善

思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咸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啟予者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

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咈

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為君子識小人也雖能不失為小人

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道之言

無所陷溺不知道之言斯陷溺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道行道明則恥尚得所不行不明則恥尚失所恥得所者本心也恥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恥者得所恥者也恥存則心存恥亡則心亡（于賨晉論有恥尚失所之說）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于名恥名浮于行（先生因讀表記書此語）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强弱係血氣

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實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人有以變其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于法而不知責詳于人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𢧐于事勢而為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人之于道譬則蹄涔汚沱百川江海也海至

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為水則蹄涔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況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為之聚斂以富之是助君

虐民也宜為君子之所棄絕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強兵以相侵伐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推論既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修德行政勸之以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手耳使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其朝耕者皆欲耕于其野商賈皆欲藏于

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則無敵于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民狃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濶可謂不明之甚也

象山集卷二十二

象山集卷二十三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

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生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

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廪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

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藴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

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

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于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太學春秋講義 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

楚人滅舒蓼

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强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夷諸夏是

禮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黄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歴家所能知是葢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薦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灾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于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歴差

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為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為雨止以其有雨備也雨不克葬是無雨備潦車載簑笠士喪禮也諸侯葬其母而無雨備豈禮也

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能為雨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楚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于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汭盟吴越而還其疆至矣

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又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古者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為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耳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宣公即位九年兩

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為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動兵于萊齊侯之志可見于此矣

秋取根牟

魯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滕子卒

名不登載書簡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修兵力日强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為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弃將諸侯之師以伐

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書地不卒於國都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國圍之則非將卑師少也滕子卒未數月興

兵圍之書人之為貶明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善

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洩冶以直諫見殺名之陳罪著

矣

又七月十七日

六月宋師伐滕

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小

弱以逞所欲耳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

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闕於宋故與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為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常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為隣邦不知此何時邪而年年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為有人心者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懼齊見討故事齊以求免齊悅其事已而定其位自是齊魯之交厚而魯之事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既身奔其喪及其葬也又使其貴卿往會直書于策亂臣賊子得無恐乎歸父仲遂之子責而有寵弑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

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于强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庇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弒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于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絶晉望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即位十年屢朝于齊而未嘗一朝于周能奔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使其貴卿會齊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使王季子來聘則冠履倒置君臣之倫汩喪殆盡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魯之伐邾無以異于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重矣

又十月二十二日

大水

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播而為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數陽也五偶地數陰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行生成備矣故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即太極也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即陰陽也塞宇宙之間何往而非五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土爰稼穡穀即土也以其民命所係別為一府總之則五行也洪範九章初一曰

五行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此其在人之用而所以燮理陰陽者也日月五緯謂之七政四時行焉歴數興焉人君代天理物歴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賛燮理之任於是乎在故堯命羲和舜在璿璣皆二典大政夫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

洊水警予蓋以為已責也昔之聖人小心翼翼臨深履冰參前倚衡疇昔之所以事天敬天畏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災變之來亦未嘗不以為已之責周道之衰王迹既熄諸侯放肆代天之任其誰尸之春秋之書災異非明乎易之太極書之洪範者孰足以知夫子之心哉漢儒專門之學流為術數推類求驗旁引曲取徇流忘源古道榛塞後人覺其附會之失反滋怠忽之過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吁可嘆哉是

年之水仲舒以為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為殺子赤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而見聖人之心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

不待詳攷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既親奔其

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僕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實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人心泯滅一至于于此吁可畏哉

饑

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為貴

社稷次之君為輕歲之飢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于此春秋書饑蓋始于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于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為輕重也

荆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

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含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禀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重明於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

守縣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富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

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

前富貴正人覰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
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
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
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
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覰之即是福
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
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愚人

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聖天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斂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即是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即為保極可以報聖天子教育之恩長嚮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

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亦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為民祈福竊惟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畧書九疇次序圖其象數于后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助為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

象

太極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盌

兊上缺巽下短離中虛坎中滿

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恊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二七六

數九五一

四三八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為肩　六八為足

象山集卷二十三

象山集卷二十四

策問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昔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辨矣然嘗病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言之難備生

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為人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絶哉今乎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生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道者日衆而儒宫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耻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于必至何啻九牛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鄉當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為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絶者何故已之氣質已之趨鄉當在何

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攷焉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强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于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于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于奇謀秘計之士也高祖寬大長者之稱見于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

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儷元成哀平雖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慑然莫之敢爭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于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于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于元成之間自是而降無足譏矣然綿祀埒于西漢以曹操之强其所自致者不後于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儒子之有嚴師傅

凛然于几席之上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卓茂以為太傅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于身于家于國于天下初不可以二理觀二三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于家于國于天下而偕論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究書之毋隱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不見于傳記後世所同信其為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語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闢楊墨闢許行闢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為異端孟子之書亦不目以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邪論語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則必非止鄉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

而推之者乎孟子之後以儒稱于當世者荀卿楊雄王通韓愈四子寂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尊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邪至言子夏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邪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邪抑亦有當考而論之者邪老莊蓋世所謂異端者傳

記所載老子蓋出于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亦不闢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于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辭畧不及于老氏何邪至楊子雲始言老子槌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于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佛入中國在楊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于漢其道之行乎中國始于唐至唐而盛韓愈闢之甚力而不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浮屠老氏之教遂

與儒學鼎列于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以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于老而在于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滿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莊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說也要知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于一是之地而然邪抑亦是非固自有

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邪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討之

問夫子生于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當世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于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

為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為斯道主則惟夫子茍有志于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曾子所傳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簡編雖出煨燼而西都搜求參校之詳猶足傳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論語載當時問答與疇昔訓詞既不得親炙于當時則視其所載亦可以如親聞于當時也然學必有業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

果安在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亦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為業乎抑亦所學于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既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伯魚之未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于詩夫子蓋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居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為業乎陳亢固在弟子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

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説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

弟子記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信者

果何如而以為教也三千之中獨薦顔淵為好學而稱

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

不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讀論語者固

當求所以為學之方曰肄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疑

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乎夫子者

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

君倫論而索言之母畧

問聖人倫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故網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艱于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不病于居服牛乘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為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為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有他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辯之力夫子亦曰君子喻于義

小人喻于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為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其為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為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為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為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為無用仁義為空言不深究

其實則無用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于文至漢始射策決科然仕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重也綿延以至于唐進士為重選習其文者殆遍天下至于今不變文宜益工于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可及矣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而二人皆服膺

西漢之文章悵悼當世鮮有能共興者何耶夫文一也
豈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
益專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子以四教
文與居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子四科善言德
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語又不與文學自小應對至
于會同之相四方之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反不與文
學則所謂文學者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
遽可變而諸公于科舉之習亦未能遽免方將朝夕從

事於文其所以為文者可不深知乎願與諸君論之
問盡信書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燼千有餘
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之者固不可槩以書
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
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實則如
弗觀而已矣孔子惡鄉原語孟載之詳矣夫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自以為是人皆悅之此鄉原之行也苟
自以為是而人皆悅之則必以為真忠信真廉潔者矣

獨自孟子言之則以為似耳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恱之而夫子惡之人皆以為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為似之此人之所同然者而夫子孟子乃不與之同何也居斯世也為斯人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為斯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足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楊墨葢自比於禹之治洪水益之驅虎

豹夫楊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為先進孟子之後人猶曰孔曽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葢比于孔曽楊朱之道能使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猶以為未也進而至于爭席爭竈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夫兼愛之無父為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辨釋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士而曽不

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貽好辨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于天下而熄其說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妄措其說則孟子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其思措其議是不得為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為且書稱為學遜志記稱學不躐等而顔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顔子成覸公明儀之言無乃與遜志不躐

等之說恃乎茍以為必顔子成覸公明儀而後敢為此言則滕文公好馳馬試劍未嘗學問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何也願與諸君併論其說毋愛詞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斵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可以浪為之也業是事而不知本末則浪為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佐起于隐約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既修固矣陳平韓信佐高祖取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定于困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如諸葛孔明抱膝長嘯

祖逖之聞鷄起舞雖其功業不能大酬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妄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見于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浪為者殊也今諸君求講古聖賢之書從事于古聖賢之學不識規摹果有先定如古人者乎夫子之門如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知其才而人信之有如此者乎曾子鏗爾舍瑟而言志不知其所志果何事而其志果

何如夫子喟然嘆而與之果何所取而然耶夫子稱顔子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夫終日如愚可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足以發者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為其事可不知其說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鯀盖審及四岳請試之猶不敢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殆有天命初非盡出其智謀然其于知人亦異矣張良授書

老父為他人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韓信楚不能用
而帝用之至吿呂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擬擠其才能殆
若權度雖善論人物者未必逮此世見其言之符契遂
謂其得異書前知其事者非也顧不知高祖果何以能
之邪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往以為優于七制賈
生慷慨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為非不知生獨以其壯鋭
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耳賈生姑不論當時之才
豈獨止生邪然匈奴大侵邊數四帝不能堪至御鞍講

武拊髀求將遠想廉頗李牧乃為馮唐所慚則平日所以收羅人才者可知矣武帝號雄才大畧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快心胡越取前世紅腐之粟貫朽之錢而空之至于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終亦自悔悼而已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是又不可以厚誣也知人固所難而為天下以人為本使終于不能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為矣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皐陶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

揩能官人豈可以終不知之邪知人則必有道矣頗併與漢三君論之

問逄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七年而後可責然自其一年辨志則所辨者即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得不論者矣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絶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逄

蒙思天下惟羿為愈已然後萌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之而不教之耶必以為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庾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之也二三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群居之大益也

問書稱堯舜禹臯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傅説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所貴乎聖人者以其寛洪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

所施設必有稽考祖述理固然也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獨取其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施設必于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事必于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如網罟耒耜杵臼弧矢舟楫棟宇棺槨書契皆上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制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與在朝之大臣舉舜于匹夫而授之果何所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

與子而傳以世此又何邪湯以諸侯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皆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說戾乎且均之為事亦安有大小之間邪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舜有三代自秦而降歴代固多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蓋有不勝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一今欲建一事而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

擇其當于理者而師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持其虛說而已乎二三子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中庸稱舜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汲汲于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為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

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于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而不行于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須伐玁狁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邪七國用兵爭强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于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强為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

天下莫不與也其說儻可信乎願究其說而悉言之毋
畧

問高宗得傅說以夢文王得呂望以卜置相重事而夢
卜是信可乎洪範稽疑謀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
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
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傅說文王
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止于夢卜者矣儻可得而考乎鮑
叔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

威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邪管仲與威公讎也而至于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雖關張之愛將不能間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茍矣其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藴

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于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

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于所謂經義詞賦
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
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為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
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
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于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
後式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
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
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

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為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于口筆之于紙施之于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間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令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詔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羣居相與從事者皆為欺為僞相驅入于罟擭陷穽也而可安

乎諸君幸詳考脩究而精言之常得其實而後可

問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

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為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

仁如子貢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為道大

而非常人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

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

子貢冉有皆門人之高弟其所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

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時所難

得人品如此葢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與于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絶意于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者未有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誦習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累而言之其為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事于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説以排言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問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也古之興王未嘗借才于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歸咎于科舉以為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毀壞之科舉固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代之史道德仁義之宗治亂興亡得喪之故皆粹然于其中則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學而優則仕者何異困苦毀壞之說其信然乎否也人才之不如古其故安在抑果未嘗無才而獨

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邪願有以究其說

象山集卷二十四